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  
第四十五回 寄閒情支硯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浜傷春

說話拈香見園中春光明媚，萬卉爭妍，忽然想著明日是三月□一，支硯范墳不勝熱鬧，今日初□，何妨先去一遊。便從園中走到拜林處，恰巧葉仲英、姚夢仙、吳紫臣俱在，見拈香大喜，接入書房坐定。拈香謂拜林道：「今日欲邀兄到支硯一遊，未識有興否？」拜林道：「正合我意。方才夢仙說及在會幾個同往一遊，船已喚定，舟內和牌。但我和牌不能及你，正欲命人到來，你今來了，真是適逢其會。」葉仲英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快些下船罷。」於是五人登舟，柔櫓輕搖，出閩門而去。

吳紫臣道：「如今好和牌了。」拈香道：「和什麼倍頭？」拜林道：「自然□二倍，八京四夢。」拈香道：「何不加倍斷磕磕，□三倍似乎好玩一些。」夢仙道：「好」。於是用天地人和排了位次，拜林拾了天牌，天勿動，紫臣拾了人牌，夢仙拾了地牌，仲英拾了和牌。夢仙與紫臣換了一個坐位。紫臣道：「今天我要輸了，坐在夢仙下家，他是緊長牌的人。」夢仙道：「我的上家也是不甚熟諳的，藏死門活，硬碰硬吃，我比你更加不好來。」說笑了一回，拈香道：「我來看和牌，替你們派碼子可好？」於是每人四兩碼子，么二行閒，闖不算。紫臣碰了四圈莊，和了兩次，立六直長斷不同。拜林見自己輸了，便向拈香道：「你來代幾圈罷。」於是拈香坐下。

拜林往船頭上觀看，見一路上桃紅柳綠，春色如畫，往來行舟，麗姝頗盛。正看間，聽見艙內葉仲英大笑拍手道：「做了一副大牌了。」拜林望上家一看，卻是一副血九和的七碰頭同，仲英拿了四張夢張，摸了第一張血九碰夢，仲英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不清了。」拈香道：「本身六付加順京莊七碰頭同，連子共□四副，血九碰夢作□二副，又三張六夢並作三□二副，作八不過二百五□六副，怎麼快活得算都算不清楚？」遂收了籌碼，和好了牌。拈香向仲英道：「你還錯去八倍來，難得莊門八倍不要錢的麼，」仲英悔道：「錯把你們了。」眾人齊道：「只好如此。不然我們要攬光了。」正說著，夢仙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六圈莊和了二次，如何，如何？」拈香笑道：「夢哥哥，你捉惡棍時頗有勇力，為何此刻碰和用不出了？」笑說了一回。

到了吳紫臣做莊，拈香搖了一個七蠱，與紫臣換了，便將牌兒豎了□張，卻是三個磕子。拈香道：「怪不得要輸。俗語云：『三磕勿開招，輸得鼻頭焦。』」口中說著，又將那□張豎起，又是三個磕子，拈香暗暗歡喜。拜林見豎手等四六碰滿，乃是立直長斷七碰斷不同，喜得手舞足蹈，便向上家仲英處一看，乃是一個宕八張，便往下家夢仙處一看，也是宕八張。夢仙道：「林哥哥，你看兩家牌，是不准開口的嚇。」拜林點頭答應。兜至對家，看紫臣起了一張四六，心裡一跳，又看他東搭西搭，四六卻是死子，便鬥了出來。拜林道：「闖禍了。」拈香便攤下牌道：「飛地立元七碰頭同，長吃子□六副，加京磕兩副，又把夢張看了七副，共二□五副，一作六□四副，共一千六百副一家。紫臣是莊，要輸雙倍。」大家道：「我們多攬光矣。」拈香道：「林哥哥，如今你反本出贏了。」拜林歡喜，便將贏的會了船鈔，另外又賞了他一兩，船家歡喜稱謝。

艙中諸人說了一番閒話，舟已抵支硯，夢仙命舟人擺飯。五人飯罷，各自登岸，仲英道：「我等腳都健的，不必坐轎，隨意暢游幾處。」拜林道：「好。」於是著履登山，窮探勝跡，遊了一回。見天起陰霧，紫臣道：「不要遇雨，回舟去罷。」四人點頭，下船重新設席飲酒。

舟抵洞涇，拜林道：「香弟，前面勝塘橋不遠，你可同我去一訪青田，把他前日信中說的《勾股弦籌算捷說》著作去借來一觀。」拈香稱善，二人即登岸往訪之，問了一個信，始知呂姓館中。至門即命通報，青田聞拈香來，□分歡喜，即忙出接，謙遜了一回。青田引二人至書室，先與拜林通了名姓，始問適從何來。拈香道：「今日遊玩支硯，舟中碰了半日和。刻間舟抵洞涇，前日青翁信中所言《勾股捷說》一書，今拜林兄欲思一假，不知肯否？」青田稱好，即檢出付與拈香道：「此是副本，但是算時廉籌要多，不能以九根為限。」拜林看了一回，然後藏好。

拈香道：「青翁，匯誠壇門友何人？」青田道：「一為燕墨綬，善於遊戲；一為周子鳴，好飲疏狂；一為易菊卿，善唱大面；一為計寶卿，精繪墨蟹，更有一個守樹生，彈得一手好月琴；共五人。後日清明，我要返舍幾天，□五一期門會不能到了。」拜林又問幾時到館，青田道：「要二□邊矣。」

談講了一回，二人辭別。回船後再整杯盤，重新飲酒。

不片時舟掛順帆，城中已到，天色已暮，各人登岸回家，拈香至省親堂，見五美人俱在，便見了父母，告知一切。又道：「明日支硯必盛，爹爹母親可去一遊。」鐵山道：「我輩老年人，沒有什麼興致的了。明白你同五位媳婦去游罷。吟梅幼小，不可帶去。」愛卿等道：「如此，婆婆何不同去，吟梅可交乳母的。」鐵山道：「好雖好，但是我二人近來遊興頗少，你們去便了。」說了一回，各自告退。拈香亦歸書室，晚膳後至梅花館安睡。

明日起早，喚了一隻畫舫，又去請父母同去。父母仍云不去，又云：「我等老年人宜乎守家。」拈香唯唯聽命，便至梅花館催五美人梳妝好了，又命乳媪領了吟梅，叮囑當心，便一同下船。榜人啟棹，緩緩而行。拈香道：「我們在著船中甚是寂寞。」素玉道：「寂寞便怎樣？」琴音道：「和牌消遣可好？」拈香道：「我昨日代林哥哥碰了幾圈莊，□分討厭，今日再碰，不甚有興。」小素道：「如此何以消遣？」拈香道：「你們和紙牌可會？」琴音、素玉齊道：「會的。」愛卿道：「如此你們去和紙牌，我來與秋蘭妹下棋。」開了一回舟，已抵支硯山，拈香即僱了六乘山轎，緩緩行來。先至觀音山，果然勝景不凡，幽閒各具，四面峭石為山，湧泉為池，蒼松翠柏，異草名花，別饒勝境。又至石觀音轉上殿許多勝跡，遊玩了一番，然後下山，乘轎向天平進發。遊人見了拈香的六肩轎兒，都蜂擁來觀，有的羨慕。有的稱揚，認識拈香者都說他是個風流孝廉公，後面是一妻四妾。

俄而過了童子門，不數里已至天平。六人出轎，先往范公祠瞻仰了一回。拈香謂愛卿道：「文正公忠義一生，名標千古，先天下這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至今俎豆馨香，猶傳當世。」愛卿點頭稱是。小素觀看一回，低低的向拈香道：「文正公之眉為何生得如此？」拈香道：「這名火又眉，又名三角眉。文正公一生爵鐵，全在此眉。」小素點頭暗記。游了一回，拈香命侍兒扶了五位美人出祠，至九曲橋，又至二松桿，高義園許多勝跡處摹訪，復至下白雲晤方丈，即在吳中第一泉呂茶小憩。眾人都圍住拈香們六人觀看。拈香道：「你們可要到山上去了，可還走得動否？」愛卿道：「既有此游，宜遍尋勝境，安得不去。」拈香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茶罷，別了方丈，步行上山，去了一線天，過了山坳，看不盡名花瑤草，怪石奇峰。

走了半晌，山徑模糊，拈香道：「如今不好上去了。」愛卿道：「我卻不信。」便獨自扶婢而行，轉了幾個灣，峰回路轉，有路可通。愛卿便喚道：「素妹妹，你們快些來，有路可行了。」拈香聽了，即同四人繞徑而行。愛卿笑道：「這裡更加幽雅了。」但見懸崖瀉瀑，松老成龍。正行間，忽聞深林中鐘聲隱隱，六人心志俱清。

尋聲而往，未半里，忽見叢林中露出一帶短垣，又行數步，見上書「白雲中院」。拈香道：「中白雲了，我們進去接接力。」遂同入寺，小沙彌接進，晤見住持德中，邀入石室獻茶。拈香謂愛卿道：「你好題一首詩了。」愛卿笑道：「你替我寫。」拈香點頭答應。愛卿便吟成一首，將草稿遞與拈香。拈香即掃去綠苔，題於石上，下書「松陵女史鈕愛卿偶題」。其詩曰：

偕伴興偏殷，行行到白云。

峰高天不讓，地峻路難分。

古洞堪藏俗，深山早絕氛。

吟哦添逸趣，遊覽志紛紛。

拈香寫完，讀了一遍，大為得意。良久下山，拈香道：「無隱庵頗近，可要遊玩了？」琴、素二人道：「既來之，則游之。」便又坐轎至無隱，六人暢游一過，始興盡言歸。

轎至船邊，六人始登歸棹。搵香道：「今日如此勝游，不可無詩，待我來首倡何如？」眾美道：「好。」搵香便吟云：

慢移游屐訪名山，俗恨閒愁一例刪。

願與野僧為伴侶，幾時跨鶴出塵寰。

愛卿道：「好雖好，惜有厭絕紅塵之意。」

於是也吟云：

節屆清明景色佳，紅羅先繡踏青鞋。

蘭橈桂槳輕移去，探盡山巔與水涯。

愛卿吟完，含笑遞與搵香道：「不甚好，不甚好。」搵香接來一看道：「好好好。秋妹妹，你也來吟一首。」秋蘭想了一想，也吟云：

三春遊屐鬧如雲，到處奇花馥又芬。

啼鳥一聲聽宛轉，桃林紅雨落紛紛。

搵香贊道：「按聲合拍，洵是佳章。如今那個來了？」琴音道：「我也有一首不通的在此。」便念云：

桃已成陰柳乍勻，春來麗色一番新。

昨宵買得遊山屐，願與峰嵐氣味親。

琴音吟完了，搵香便下去捏他蓮瓣，慌得琴音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搵香笑說道：「看你這雙纖不盈掬的小足，如何穿那遊山之屐。」琴音嗤的笑了一聲，把小足踢了搵香一下道：「還不走開！」愛卿笑道：「不要吵了。如今素玉妹你來罷。」素玉便吟云：

黃鵬頻喚畫橋東，新雨才過淑氣融。

柳色橫塘春水綠，杏花村店酒旗紅。

隨人戲蝶穿芳徑，抱絮狂蜂逐午風。

興盡一番遊賞後，溪頭歸路問漁翁。

搵香大贊道：「詩中有畫，宛如繪出輞川佳景。前次雁字詩被你占了頭等，如今你做了律詩，只怕又要讓卿居首矣。」說著又教小素吟詠。小素搜索了良久吟云：

困人天氣惜芳辰，閒約同儔效問津。

記得畫橋紅雨下，夕陽蕭鼓最宜人。

小素吟完，搵香又說道：「如此佳景，我當再續以詩。」於是又吟云：

晴日輕雲景足幽，閒遊移屐到山陬。

掠風難燕渾無賴，糝徑楊花不自由。

贏得杖頭尋舊約，拼將婪尾破新愁。

劇憐南浦魂銷處，芳草萋萋碧水流。

不多時舟已進城，轎夫等已在那裡伺候了。五人乘轎而歸，不表。

且說明日乃是清明佳節，搵香獨自一個人，乘著一匹駿馬，往虎阜而來。是日天氣晴和，遊人畢集，往來畫舫，雪聚花濃。搵香一路觀瞻，揚鞭得意，及至回憶前情，又覺又添出許多惆悵。因想道：「昔日兩次鬧紅，何等歡樂，如今在會的人去了一半了。」想到此處，眼中盈盈欲淚，勉強忍住了。

到著山中，復至真娘墓上瞻拜了一回，便題詩一律於墓上云：

重臨古塚玉驄停，為溯芳名淚暗零。

無意竹枝橫個個，有情春草護青青。

淒看皎潔亭前月，愁聽叮咚塔上鈴。

怪煞往來游屐眾，幾人憑弔落花靈。

題畢下山，吩咐馬夫在半塘伺候。他獨自一人，喚了一隻絕無遮蓋的小舟，命舵工緩緩而行，在畫舫兩旁穿來穿去。也有人見他落拓俳謔的，也有愛他面龐俊秀的，交頭接耳的說著。搵香見了這許多佳麗，心中又寬慰了些，便成集古一絕云：

綠綺聲中酒半消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

畫船轉過垂楊外，花不知名分外嬌。

於是一聲■乃，復向前行，見無數蘭橈桂槳，錯雜其間，真個是如入眾香國裡，目不暇接。正看間，那邊一隻畫舫喚道：「金搵香，你為什麼落拓至此，莫不是要飽餐秀色？」搵香一看，卻是陸麗仙，便笑說道：「思學漁郎，不知訪得桃源否？」麗仙也笑道：「快到我們船上來罷。」搵香付了幾百錢與舟人，過麗仙船上，只見裡面吳雪琴、方素芝、陸麗春、蔣絳仙、何月娟、何雅仙、袁巧雲、謝慧瓊八個美人亦在其內。搵香大笑道：「你們都在這裡，我若不泛扁舟，豈不負此佳興。」正說間，又見房艙中三美姍姍而至，搵香細細一看，卻原來是梅愛春、陸綺雲、陳秀英，都與搵香相見。麗仙道：「金搵香，你為什麼長久不到我家裡談談？」搵香正欲開言，忽月娟接口道：「如今愛姐與四位妹妹在家，他那裡肯到外邊來談談。」大家笑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搵香道：「非也。前兩日因許多俗務，所以羈住了身子，如今是有暇了。」說著只見舟人擺上菜來，□二位美人連搵香□三人，擺了一桌圓台，團團坐下。

搵香道：「可要想些侑酒雅令？」雪琴道：「這個必須要的。你做令官，我們聽令就是了。」陸麗仙便斟了一觥酒，奉與搵香飲盡。搵香想了一想道：「是令先說一燈謎，打四書一句，下用諺語兩句作收，俱要貫串。說錯者罰酒三觥，重說。不說者罰酒五觥。眾姐姐聽著，我先起令了。」便說道：「■梅迨吉望于歸一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諺語云：兒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如今你們都知道了，那位說？」

袁巧雲道：「我來說。」便道：「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，左不在左，右不在右一不偏之調中。諺語云：四面勿著實，記記打來鼓當中。」搵香道：「倒也新奇。雪琴姐姐，你說一個罷。」雪琴便想了一想道：「楊君睍大無醫治，宰去■始獲安一殺雞。」搵香聽了笑道：「什麼諺語。」雪琴將手帕按住，只管嘻嘻的笑。陸麗春道：「快些說出來，為什麼只管笑著？」雪琴道：「諺語麼，只管羊卵子，不管羊性命。」大家聽了，俱拍手大笑。

搵香道：「那位姐姐來了？」麗春道：「我來說個罷。」於是便說道：「流水無情一逝者如斯夫。諺語云：急流勇退，油不關水。」

搵香聽了麗春之令，心甚不樂。麗仙猜著搵香心裡，便向月娟道：「如今你說了。」月娟想了想，便說道：「不憚七里山塘路，萍水相逢亦是緣一有朋自遠方來。」諺語云：湊巧湊巧。」搵香聽了點頭道：「倒也即景生情。如今絳仙妹妹你來了。」絳仙便說道：「思君伉儷閨幃景一宜爾室家。諺語云：福氣大，快樂多。」搵香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真會說令。」於是又叫方素芝、何雅仙說令，二人道：「我們想不出這許多巧語，情願罰酒。」於是各飲五觥。搵香又催陸綺雲說，綺雲道：「但是不通不要笑，不要罰酒才好。」愛春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綺雲便笑說道：「拜倒妝台聽訓責一是焉得為大丈夫乎。諺語云：「怕老婆，跪踏板。」搵香聽了拍手稱妙。於是挨著陳秀英說，秀英道：「我願罰酒。」便吃了酒。輪著梅愛春說，愛春想了一回道：「坐以待旦一終夜不寢。諺語云：六月裡吃生薑一伏辣。」愛春說完，大家都笑道：「愛妹妹倒是一個渴睡漢，這一夜不睡，有什麼伏辣？」大家說了又笑。

挹香道：「不要笑了，如今要慧姐姐來了。」慧瓊點頭道：「他憐著我，我愛著他一愛人者，人恒愛之。諺語云：自古英雄惜好漢，從來才子惜佳人。」挹香聽慧瓊說了，不覺又想著他義妹了，歎道：「慧姐姐，你麼此時還在這裡與我相敘，那裡知月妹妹已乘龍得選，竟作人面桃花了。回憶昔日初至護芳樓，一同飲酒舉觴，何等高興，如今細細算來，□二人中已去五人，連月妹妹共是六人。好景難長，美人易別，豈不傷哉！」說罷涔涔下淚。慧瓊聽挹香說了一番，也覺心中淒切，思念月素，只得婉言勸慰挹香道：「快些收令，莫再悲傷了。」挹香便長歎一聲道：「收令了，大家聽著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，明朝散髮弄扁舟—我將去之。諺語云：一著不到處，滿盤多是空。」說罷，大家嗟歎。

又飲了一回，已是夕陽在山，舟始開回。挹香到半塘，辭了眾美人登岸，乘馬而歸。

不知已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